

你我他

老乡见老乡

王洁平 文

只有经历了,才真正知道农民的纯朴、勤劳和热情。当年下放初期,干活很别扭,除草时把锄头杆抓得紧了,手上很快磨破了皮;夏收时挑起一百多斤麦子,步履总是踉踉跄跄走不稳。大妈们就手把手教我锄草的“窍门”,大伯们就教我怎样把重担挑得荡悠起来。春季起早摸黑播种棉花,饿得慌啊,一起干活的乡邻们总会在上午和下午时分喊我到他们家里吃上一顿,当地叫做“吃上午”“吃下午”,放在现在或就是“吃早茶”“下午茶”吧,可当时吃的不是玉米饭就是玉米饼,如果偶尔能吃到一餐过年时收藏的猪头肉,真是补充“油水”啊!冬季上河工时,我承包的泥段常常“落”在后面,几位大哥见了便悄悄地帮我挖上几锹挑走几担,到了晚饭时厨房里的师傅还会悄悄地把我喊到灶锅旁让我啃上几根肉骨头,他们总说“城里的小眼镜,咋吃得了这个苦啊”。

其实,那时真还不觉得苦。“初生牛犊不怕虎”,我很快成了一个干农活的“好把式”:赤脚踩在田头粪池里和着猪粪牛粪与杂草制肥料;夏收时挥起连枷打菜籽,场上脱粒挑灯夜战到天明;背着纤绳当“纤夫”,拖着水泥船往公社里面送棉花;基干民兵训练时竟当上了“马克沁”重机枪手……苦归苦,农村生活还挺有趣的,春天里和小伙伴们一起去黄海滩涂踩文蛤挖泥螺逮螃蟹,螃蟹敲敲碎恰是上等的“下饭菜”;冬夜里,在猪圈口蒙上一张网用棍子一捣鼓不少麻雀落入网,又是一餐美味;小河沟旁生长着一种名叫“洋生姜”的东西,挖来腌制一下,能吃上一个冬季。母亲也带着我们在家前屋后的自留地里,种上了山芋豆荚和蔬菜,养了几头猪和羊,“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么,做饭时在灶膛里煨上几个山芋特别地香;过年宰了一头羊,羊肉吃掉羊皮羊肠羊油卖掉还能倒赚个几块钱呢。不过,会把羊油熬了留下,因为到春耕大忙时用来拌玉米饭吃,好香好“给力”哦。

当了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后,带领一批知青和队里的年轻人建起了一个文艺宣传队。除了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我还把生产队里的好人好事和乡亲们的生活现状编成快板书、三句半、淮剧唱段,诸如《夸夸队里新面貌》《四大爷上河工》《四大嫂学识字》等等,自编自导自演,乡亲们很是喜欢。那时候的许多夜晚不是在灯下

创作,就是在演出现场,或在去各生产队演出的路上。记得那年除夕,下午彩排结束,我就宣布“解散,回家吃年夜饭!准备初一到正月十五的巡回演出”。可那时母亲和弟妹们已经回城,我子然一身,哪里去吃年夜饭啊?然当我打开屋子时,只见周围邻居家的奶奶们、孩子们一个个挎着篮子来了,篮子里尽是鸡蛋、花生、方糕和玉米饼,摆了满满一桌,还一个劲地拉我去他们家吃年夜饭,顿时我眼眶湿润了,那个大年夜睡得特别暖。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1975年,作为优秀知青代表,我被推荐到盐城师范学校读书了。梦想照进现实,那高兴劲甬提了。队里送我上学去,乡亲们还送来了鸡蛋、炒麦粉、萝卜干等等,并叮嘱道“读书苦,别饿着”。机会来之不易,自当珍惜,我当上了班里的团支书、学校广播站的站长。我们是在高考制度恢复前上学的,所以是“哪里来哪里去”。1977年毕业后又回到了丰富公社。公社没让我去教书,安排在公社文教办公室和新闻报道组工作。“我是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干一行爱一行”。白天下乡调查、采访,晚上灯下写稿;夏夜蚊虫多啊,干脆在脚桶里放满水把脚泡在其中;冬夜裹件棉大衣还冻得瑟瑟抖,双手搓搓哈口气继续写。

1978年被调到县里,先后在文教局和县政府办公室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黄海之滨掀起了改革浪潮,岁月的激情也“燃烧起来”。一直到1985年调回无锡,十六个年头,最青春的时刻,奉献在这片土地上。“吾心安处即故乡”,我确实爱上了大丰那个地方,常怀对于知青生活的感怀之情,对于大丰的感恩之心。回无锡后的三十多年,每年都会回大丰。有朋友开玩笑说我是回去看“小芳”的,其实我是去感谢那个地方的:是那些个知青岁月让我走近、走进了“农村、农业和农民”,让我“曾经沧海难为水”,在以后的日子再也不觉得什么是苦,再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其实我是去看望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乡亲们的,前年冬季带着儿子媳妇和孙子回到当年的和平四队,“洁平啊!你家(ga)来啦”,当八十多岁的老队长那双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握住我时,我的眼眶里噙满了泪水,直击到心里那处柔软地,这就是那无论何时何地都割舍不了的那份“乡亲、乡音、乡愁”啊!

心动瞬间

那丁香一样的雨巷

陆小鹿 文

去平江路的时候,天空中正飘着微雨。

前一天晚上,我宿在肖家巷一家“明式书斋”主题的客栈里。老房子的墙上挂着几幅中国字画,书桌上铺着红格宣纸、毛笔,书架上摆着茶具、焚香炉,我还注意到门旁挂着一把油纸伞。

那天晚上,我就祈祷最好明天能下点小雨,撑着油纸伞走在古巷里多有江南的意境。

次日清晨,睁开眼,窗户上朦朦胧胧的,呀,果然下雨了。我撑起油纸伞就去了平江路。

江南的小雨,细细密密,打在青石板上也溅不起什么水花。窄窄的一条平江路,每隔几米,地上就安有一个小音箱,来回播放着姑苏评弹,软软酥酥的,仿佛刚刚喝下的一碗糖粥,贴心又润肺。

平江路两侧,开着一些小店铺,名字都出奇有意味,叫人过目不忘。有一家叫“上下若”,三个字写成甲骨文,意为天地人和,四方依顺;有一家叫“桃花坞”,妩媚中透着丝绵软。然后,走着走着,我就猝不及防看到“丁香巷”三个字。

我一下愣在原地。这是戴望舒笔下的雨巷吗?眼前这条巷子,悠长悠长的,此刻就在雨水中寂寥地淋湿着。我撑着油纸伞站在巷口,虽然没有丁香一样的颜色和芬芳,但在此一刻,我情不自禁将自己代入了诗中。

一直很喜欢《雨巷》这首诗,婉约

清丽的诗风,弥漫着淡淡的忧伤。春天时,我收看了《经典咏流传》第二季,在第八期节目里,看到赵照抱起了一把吉他,深情唱起了《雨巷》:“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她是有丁香一样的颜色/丁香一样的芬芳/丁香一样的忧愁/在雨中哀怨/哀怨又彷徨……”赵照的歌声,哀而不伤,没有炫技的高音,浅浅的吟唱,反而营造出一种朦胧之美,打动人心。

《雨巷》写于1927年,那一年戴望舒才22岁。彼时,大革命失败,作为一名有志青年,他迫切想要知道这个国家的前途到底在哪里,心中充满对未来的迷惘和惆怅。悠长的巷子,丁香一样的姑娘,太息一般的眼光,代表了诗人一颗忧郁敏感的心,蕴含着古典意味的生命感受。这首诗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的音律美,重复回环的字眼使得意境成倍增长。因为这首诗,戴望舒被人们称为“雨巷诗人”。

实际上,平江路的丁香巷并非戴望舒笔下的雨巷,诗人本身或许没有来过苏州丁香巷,他写的是别处的一条巷。然而,在这个微雨的清晨,撑着油纸伞的我意外邂逅到了香巷,由丁香巷三个字联想起雨巷,这份欣喜还是令我激动了许久。

经典之作,也许平时像静水一样深流,但在某个时刻,当你重新想起它,心湖一定会划开一圈又一圈的涟漪。

独白

遗忘

刘晴 文

如果音乐可以让人垂泪,那么去听阿根廷作曲家皮亚佐拉的《遗忘》吧。

属于人类的深沉情感,可能有文字抵达不了的彼岸,但是皮亚佐拉的音乐做到了,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无锡分会场,听过一场以他的作品为主要演奏曲目的吉他演出后,我觉得我一下子就被他的这束光照亮了,光到处,是雷,是电,是火,是穿云裂帛,是折心惊骨,是魔怔癫狂。

皮亚佐拉的音乐,你听过便知道,有多洒脱就有多沉重,有多窒息就有多汹涌,有多幸福就有多孤独,有多欢畅就有多悲怆,有多无助就有多坚定,有多艰险就有多辽阔。那是无声处的惊雷,那是晴日里的白雨,那是冻雪下的新禾,那是暮霭沉沉里的大江奔涌,那是旭日初升时的大海绚烂,那是黄沙铺排下的大漠肃傲。

一个人,该行过心头的几万里路,才能迎接这黑得将要发亮的白夜?一个人,该啜饮过异国的多少口清泉,才能涤荡出这虽然清澈却又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潭?一个人,该承受住来自他者的多少次口水、白眼和拒绝,才能在这黑暗丛林中匍匐开辟出一条血泪模糊的朝圣之路?而一个人,又该在经历了多少次深情回眸之后,才能在花甲之年对自己的一生作出如此这般洞若观火,明察秋毫的交代?

是都遗忘了吗?是真的遗忘了吗?还是因为始终无法忘怀在这冷暖人间的历历往事,依依别情,才选择用这样一种方式去告别?抑或是在明了了一生都在路上的事实、无处告别之后,放弃了思考,在音乐声中完成了和自己的和解、停战?

音乐低回,又高亢,如巨幕徐徐拉开,又慢慢合拢,无声无息,但分明什么都已唱过,演过,分不清台上台下此刻哭着、笑着、醒着、睡着、闹着的,到底哪一个是演员,哪一个又是观众?而不管是谁,皮亚佐拉,你,我,或者我们,都将一齐奔赴那无尽而未知的远方。

远方有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抵达之前,那音乐声中所表达的愧疚、痛楚、孤独、失落、愤懑、无奈、揪心、原谅、同情、怜悯、善意是你我必定会一一经历的。我们中的无论哪一个,高贵或者低贱,平庸或者伟大,富有或者贫穷,都逃不开这样单纯而又复杂的情感。生如蚁,美如神,如蚁一样卑微辛苦,又因为能够咀嚼并超越这份卑微辛苦而使得那难以承受的生命之轻,在瞬间变得神圣、庄严、静穆、伟大。

请停下匆匆的脚步,找一个安静的夜晚,去听皮亚佐拉的《遗忘》吧,与那个发自本心的自己在冬夜温暖相遇,那才是我们毕生的愿与力。



秋深

摄影李玉祥